

流年记

参天大树

周辰

我是个老烟台。

我生在四马路与葡萄山路衔接的坡道下,那是一处十字路口的东北侧。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我母亲的名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邻居要比四时善变,但无论是开小面馆的大大、摆水果摊的矜子,还是推拿的盲小哥,都时不时打赏我几顿吃食。我就是这样在葡萄山里长大。

喔,差点忘了和你们说,我是一棵树,一棵参天大树。

有许多人暗中议论我——就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眼,反倒看得更清楚;我没有耳,反倒听得更确切。有人夸我生得真俊,上天教我出落得越发超逸;有人骂我管得太宽,以至于把手伸到他的灶台;而大恐怖则莫过于那些称我是栋梁的——每每想到将被斫成数段,便畏得我栗六不安,以至于树汁滂滂,招来一群虫儿。

这条街上的每个人我都认识。有些天天从我身边路过,但却越走越远;有些走着走着就钻进了车里,再也没看清脸;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与他们再也不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增一张新的脸。我只知道,他们都被我的年轮锁在树芯里——除了老陆。

老陆是我的朋友,要是早几年来,你一准能找到他。自葡萄山路往西数第一条路北,斜在葡萄藤边摆摊那位是也。每当需要离开的时候,老陆就来接换他的早班;等到月将升起的时候,老陆就把他带来的都带走。我不知道老陆的根在哪,但他总随着风摆动。

老陆卖的菜,就像他那副擦拭得透亮的花镜一样板正,从不短点什么。他铺在地上的花布也别致,白净得像他那张脸。但和其他摊贩相比,老陆长得缺点儿乡土气,看着不像个卖菜的,倒该出现在清真寺边的那条古玩街。但是老陆却没有朝奉们那张嘴皮子,这张脸反倒成了他谋食路上的绊脚石。

不只长相,老陆就连说话也独树一帜。每当休息的时候,其他小贩都愿点上一支香烟,或是打开一瓶啤酒解乏。老陆不抽烟,也不喝酒,在闲下来的时候,他总会扒开那本泛黄的册子,并在最后唱段京剧:“楼台上哭坏了窦氏昭阳,楼台下叹坏了武德君王。”每每唱罢,他便要往大海的方向望望,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的眼圈总会红起来。

他管这叫哭。

我不知道哭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但我知道,在树的世界里,只有受伤才会流出树汁。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轻轻摆一摆树叶,让微风刮到他的脸上,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

我很羡慕老陆,因为他能将种子播到很远,他的花儿绽放在大洋彼岸的花旗国,而我的叶连环山路都飘不出。老陆喜欢哭,我不明白是为什么。他对我说:“你有种子吗?我想看看你的种子。”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随风摆动表示认同。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我的种子落在哪,在树的世界里,种子飘得越远,也就离肥沃的土壤越近,这对树来说是好事。

我动不了,他不想动,我们俩简直就是浑然天成的一对知音——他总这么说。但我可不是他的知音,我只是一

棵

树。我们就只是这样陪在一起,仅此而已。我的年轮每多几层,老陆的背就弯下几分。时间过得越长,老陆往海边望的次数就越多。

老陆总向我吹嘘他的种子。在他口中,他的种子永远都是最完美的,是所有美好的集大成者与最终结晶,又引申到各种例子来表明,自己那颗种子是多么聪明、多么礼貌——似乎打小就是要做参天大树的。这天,老陆眉飞色舞地和我讲他收到的父亲节礼物——一对顶正的纯金葫芦。这天,不喝酒的老陆破天荒地喝了二两烟台古酿,又唱起那出《望儿楼》来。他一首接着一首,一杯接着一杯,以至于酩酊大醉家也难回,以至于一个电话拨到北美。

“爸,这月的钱已经给您打过去了,您还有什么事吗?我这边忙,您照顾好自己。”一个谦恭而客气的声音响起。

“儿啊,爸想……”老陆大着舌头,支支吾吾地组织着语言。

“爸,想要什么给我留言就行,我这边事很多,等过两天再回您电话。”声音一如既往地谦恭,但已经隐约透出一点不耐烦。

“爸想你……”还没等老陆说完,对方就率先按下了挂机键。

老陆的脸色一会红一会白,像是要独唱一出《华容道》似的。

他的苗儿确实长成了参天大树,甚至能够隔着大洋给人遮荫了!他的苗儿也确实是彬彬有礼的,礼貌到让人从心底泛起一阵恶寒。我能感受到,老陆的精气神儿一瞬间颓了下去,就像被人创断了根。不会说话的我只能干着急,凭着一阵好风,我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想用叶子拍拍他的脸。老陆像是知道我能听见他的话,盯着我好久好久。一整天,他就这样念念有词地看着我,直到很晚才离开。直到离开的时候,我才隐约听见他念叨的话。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听不懂这句话,而他也未解释。因为自打这天之后,他就再也没来过。但我偶尔还是能看见他,已经变成人潮中一滴随波涌起的水。每当经过我身边时,他总会亲切地瞥我一眼,拍一拍我,而我报之以一片落叶。后来,我在这儿也看不到他了。

再后来,我隐约听到有人说:“老陆头殁了。”作为一棵参天大树,我自然知道“殁了”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消息也不是第一天出现在这条街上。按理来说,树荣树枯都是自然的定理,我早就没什么波澜了。可是,我总泛起一种滋味——一种树不应该有的滋味。还记得老陆说,这叫感情。

当太阳再次升起,街上还是一如既往地嘈杂。小学童与老师围绕昨晚数学作业说个不休,老妈子和小贩为那三毛两分菜钱争个如旧。老陆像收摊一样,把自己的痕迹收拾地异常干净,干净得好似没有来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葡萄藤攀了一季又一季,新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我什么都知道,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毕竟,我只是一棵树。即便,我是一棵参天大树。

纳凉的猫

刘志坚

三伏天的日头把老街晒得发烫,“三花”却把尾巴卷成圈儿,在巷子里优哉游哉地闲逛。

巷口旧书店的木门,总是虚掩着。“三花”毫不费力地挤进去,尾巴撩一下老周搭在竹椅上的蓝布衫,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慢条斯理地踱向最里排的书架。到了近前,它纵身跃上架子,爪子攀着《随园食单》的书脊。

老周从老花镜上方瞥它一眼,慢悠悠地继续翻着线装书,随口丢出一句:“今天倒是来得早。”“三花”懒得应,径直蜷进民国版《群芳谱》的凹槽,书页间冒出的枯荷叶书签蹭着它的耳朵,似乎带着当年池塘的凉。待老周泡的浓茶在搪瓷缸里沉下芽尖,它已经打起了小呼噜。尾巴尖偶尔扫过书脊,掠起的尘埃慢慢落散,倒给屋顶吊扇的嗡鸣添了几分静气。

巷尾的修鞋摊是“三花”午后的据点。老马的铁毡挨着一块硕大的青石板,上面晾着他刚摘的薄荷叶。“三花”跳上去,踩得叶子沙沙响,宣告它的到来。随后,才卧在墙根处假寐,满墙的爬山虎把阳光剪得碎碎的,风过时,绿浪里漏下的凉意比遮阳棚更沁人。

穿花T恤的小伙子嫌猫碍眼,抬脚要赶,老马用小锤子“铛”地敲了下砧子:“这墙根儿的凉,它比你占得早!”“三花”似懂非懂,在老马的裤腿上蹭了蹭妖娆的身子,抬眼看老马给花T恤钉鞋,花白的鬓角渗出汗珠,再润进脸上的沟壑里。继而,又卧在墙根处,始终不肯挪到一旁的树荫下。也是,斑驳老墙的砖缝里渗出的湿润,使得空气都带着凉意,谁舍得走呢?

竹器铺的李伯,下半晌总会特意留半块发糕。不一会儿,“三花”就蹲在了门槛上,看他剖竹篾的手起刀落,青碧碧的螺旋状的竹丝堆在脚边,积成苍翠的小丘。风,不知从何处拂过来,吹得竹丝簌簌响。

“过来吃吧,凉透了。”李伯把发糕搁在竹榻旁,“三花”却不急着吃,而是跳上榻打了几个滚儿,凉意顺着脊椎窜满全身,舒坦得很。消磨够了,才凑近发糕。李伯道:“你这毛团,倒是会享受。”“三花”很秀气地慢慢啃着发糕,间或看一眼透过竹篾缝隙的阳光,在李伯手背上画金钱,顺便还听了他哼哼的跑调的京戏。

暮色漫过老巷子时,“三花”准时蹲在快餐店的冰柜旁。老板娘舀来半勺绿豆汤,倒进一次性纸碟里,推给它。看“三花”把舌头伸进纸碟里,老板娘笑嗔:“这巷子的凉,都被你尝遍了。”“三花”啜干净绿豆汤,舔着胡须上的汤渍,看路灯把街巷的影子拉得老长。而后,舒服地伸了个懒腰,皮毛间混杂的竹器铺的竹香、旧书铺的墨气、墙根的湿润氤氲开来,慢慢融成暑天的安逸。

老巷的凉,从来不是谁的专属。“三花”这只流浪猫,不单早把老巷的凉处摸得门儿清,更把人类的宽容、善意看得仔细。在这悠悠老巷里,猫与人悄悄共享着时光。

诗歌港

拂晓听雨(外二首)

沐溪

盛夏火了,雨成了主角
绿色往深处跑,晨声里铺开底色
荷,蘸着满池的深情
一笔一画写下好看的音符
雨裹着鸟鸣,滑过绿色掌心
每一份溅起的浪花都在绚烂

绿臂、掌心、荷叶一起舞
屋里的人,拂晓听雨
耳朵里弹起的白浪如无数条小鱼
跳起、欢腾、垂直落下
优美的弧度在泛起的光影里

水乡船歌

撑一船的风光在水里游
还如画里的模样
房子建在水里
拱桥在远处看
绿树在两岸摇旗呐喊
如人影晃动
拉起的长调
暖了水乡一船的歌

蓝天在水里
盛夏的绿也在水里
和桨一起摇,一起晃
来来往往的船只
划过水乡人家的烟火
细听远处的鼓点
一声高过一声
回眸间,一条婚船
早已把长长久久唱满天际

晨曲

鸟啼,晨烟,新绿
映入晨曦,画儿般晕开
云雾流动,如瀑布般翻腾
伫立的山腰,任大朵的白,萦绕
望山涧溪像五线谱似的
一路笑歌
如它的父辈

红日、烟火、露珠儿
缱绻的诗意流淌
草儿如佳人轻舞腰肢
瀑布一泻千里,任风追赶
喊山的人不管音律
嗓音干净
如它的兄长